

A101

3

陽  
明  
學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口中銜石闕坐見劫火  
燒天人存何許或有龍  
場苗迷悟不由他今古元  
同條仁者勤善巧未欲  
虛空逃尺書遠見遺令  
我思考察陽明乃古佛  
豈与弟象明於何謹良  
知冥心昭靜侶眩名  
字鄭聲晚第語廓彼  
垢染心點成意止消共貴  
喜自吾公財待慰飄搖  
而嗟言語拙未至功德  
起情分忠流希但可示  
久要

寄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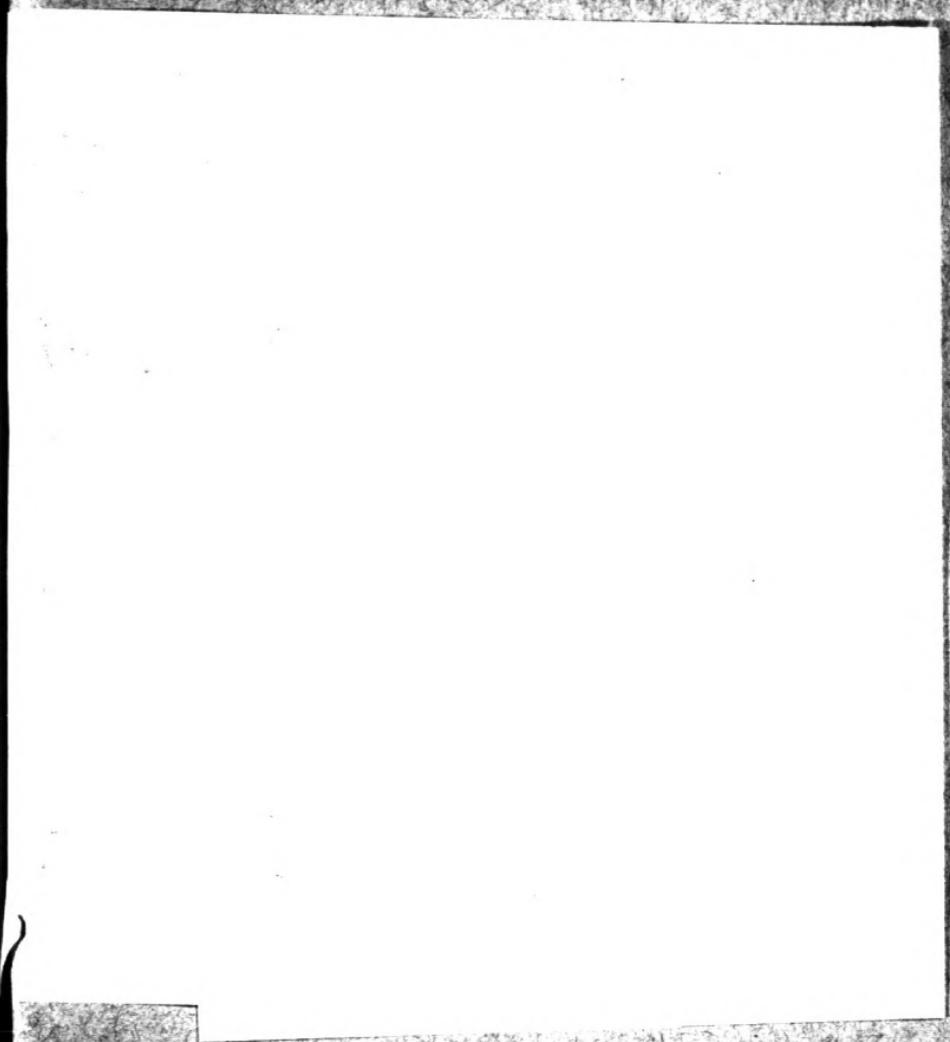
心湛賢友新撰陽

明學

唐石臘月書於

濠上 蜀史





陽明學 第一卷 第二期

馬湛翁先生題辭

目錄

陽明年譜節要

龍溪滁陽會語

陽明學講義

儒佛心要

陽明學闡述

陽明文選錄

傳習錄引注



二十一

十一—十四

十五—廿二

廿三—廿四

廿五—廿六

廿七—廿九

卅三—卅五



陽明年譜節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陽明先生

高祖興準號遁石翁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

曾祖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

祖天敘號竹軒人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世

父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進士及第一

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先生生

是年李大厓二十一歲蔡虛齋二十歲王平川九歲羅整庵八歲鄒立齋七歲董蘿石六歲湛

甘泉二歲李夢陽生

十年甲午先生二歲

王廷相何柏齋生

十四年戊戌先生七歲

李谷平崔後渠生羅一峰卒年四十八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自此以上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十九年癸卯先生十二歲就塾師

王心齋顧箬溪何大復生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二歲

母鄭氏卒

季彭山生胡居仁卒年五十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

出遊居庸三關

何善山生李介庵卒年五十三

二十三年丁未先生十六歲

聶雙江徐橫山南瑞泉生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楊用修生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

三年庚戌先生十九歲在越

龍山公以外艱歸姚

劉兩峰生

四年辛亥先生二十歲

鄒東廓生婁一齋卒年七十鄒立齋卒年二十六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舉浙江鄉試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沈思遇疾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學辭章

黃洛村魏水洲生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

春會試下第

楊斛山生

七年甲寅先生二十三歲

王履吉陳明水生

九年丙辰先生二十五歲

會試不第歸姚結詩社龍泉山寺

錢緒山歐陽南野生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學兵法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先生舊疾復作談養生

萬鹿園王汝中生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舉進士出身觀政工部

莊定山卒年六十三

十二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

奉命審錄江北囚遊九華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告病歸越習導引術

十六年癸亥先生三十二歲

移疾西湖復思用世

尤西川生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羅念菴生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

與湛甘泉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是年門人始進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因由武夷至廣信歷沅湘至龍場驛徐愛納贄北面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是年始悟格物致知

莫闡齋蔣道林從學

趙大州生蔡虛齋卒年五十六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

主貴陽書院始論知行合一

王慎中生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語學者悟入之功

冬十一月入覲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與黃綰論聖學

賀鑿閻卒年七十四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有兩與徐成之書

二月爲會試同考官鄒東廓舉第一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王東厓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多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舟中論學載今傳習錄首卷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十月至滁州督馬政自是諸生從遊遂衆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五月至南京陸原靜因徐橫山受學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在贛

正月至贛二月平漳寇九月改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黃洛村何善山管義泉從學

胡廬山呂愧軒生徐橫山卒年三十一「學案在十二年五月緒山年譜在十二年」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征三洲三月平大帽洲頭諸寇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七月刻古本大學刻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反吉安起義兵七月拔南昌獲濠江西平九月奉敕兼

巡撫江西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

九月王心齋執弟子禮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始揭致良知之教

六月陞南京兵部尚書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緒山執贄從學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龍山公卒

王塘南生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董蘿石年六十八來執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

答顧東橋書有拔本塞源之論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九月發越中有錢緒山王龍溪天泉橋問答

十一月至梧州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

章木清鄧潛谷生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

三月思田平七月破八寨斷藤峽

十月與聶豹書釋勿忘勿助工夫

十一月先生卒於南安

王龍谿滁陽會話

予赴南譙 取道滁陽 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 太僕巾石呂子 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 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 諸君謬不予鄙 謂晚有所聞 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 余德不類 何足以辱諸君之教 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 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 先師之學 凡三變而始入於悟 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 其少稟英毅凌邁 超俠不羈 於學無所不窺 嘗泛濫於詞章 馳騁於孫吳 雖其志在經世 亦才有所縱也 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 幾至於殞 時苦其煩且難 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 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 築洞天精廬 日夕勤修 煉習伏藏 洞悉機要 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 非惟通其義 蓋已得其髓矣 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 忘己忘物 忘天忘地 與虛空同體 光耀神奇 恍惚變幻 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 乃真境象也 及至居夷處困 動忍之餘 恍然神悟 不離倫物感應 而是是非非 天則自見 徵諸四子六經 殊言而同旨 始嘆聖人之學 坦如大路 而後之儒者妄開徑竇 紆曲外馳 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 自此之後 盡去枝葉 一意本原 以默坐澄心爲學的 亦復以此立教 於傳

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 如龍養珠 精神意思凝聚融結 不復知有其他 顏子不遷怒  
貳過 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 道德言動 大率以收斂爲主 發散是不得  
已 種種論說 皆其統體耳 一時學者聞之翕然 多有所興起 然卑者或苦於未悟  
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 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 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  
故自餘留以後 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 而入者爲主 未免加減迴護  
亦時使然也 自江右以後 則專提致良知三字 默不假坐 心不待澄 不習不慮  
盎然出之 自有天則 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 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此知之前  
更無未發 良知即是中節之和 此知之後更無已發 此知自能收斂 不須更主於收  
斂 此知自能發散 不須更期於發散 收斂者感之體 靜而動也 發散者寂之用  
動而靜也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 真切是本體 篤實是工夫 知之外更無行 行  
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明覺是本體 精察是工夫 行之外更無知 故曰致知存乎心  
悟 致知焉盡矣 逮居越以後 所操益熟 所得益化 信而從者益衆 時時知是知  
非 時時無是無非 開口卽得本心 更無假借湊泊 如赤日麗空 而萬象自照 如  
元氣運於四時 而萬化自行 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晚年操履益就融釋 卽一爲萬

即萬爲一 無一無萬 而一亦忘矣 先師平生經世事業 震耀天地 世以爲不可及  
要之學成而才自廣 機忘而用自神 亦非兩事也 先師自謂良知二字 自吾從萬  
死一生中 體悟出來 多少積累在 但恐學者見太容易 不肯實致其良知 反把黃  
金作頑鐵用耳 先師在留都時 曾有人傳謗書 見之不覺心動 移時始化 因謂終  
是名根消煞未盡 譬之濁水澄清 終有濁在 余嘗請問平藩事 先師云 在當時只  
合如此做 覺來尙有微動於氣所在 使今日處之 更自不同 夫良知之學 先師所  
自悟 吾人得於所見所聞 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 又無先師許大鑪冶 陶鑄銷鑿  
以歸於一 雖於良知宗旨 不敢有違 而擬議卜度 攙和補湊 不免紛成異說  
而其最近似者 不知良知本來易簡 徒泥其所晦之迹 而未究其所悟之真 闕然指  
以爲禪 同異毫釐之間 自有真血脉路 明者當自得之 非可以口舌爭也 諸君今  
日所悟之虛實 與所得之淺深 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 其合與否 所謂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以此求之 沛然有餘師矣

陽明先生傳曾載上期學刊全文數千言恐初學者讀之未易瞭然故本期節錄年譜又取龍  
谿錄陽會語附刊於後庶於陽明終身經歷次第一覽無遺唐氏蔚芝謂陽會語包括一部

年譜有志於陽明之學者宜熟玩也並舉其語以告學者

編者謹識

陽明學講義 第一卷 第二期

王心湛講

龍溪得陽明之髓

上期所講陽明學源流 曾述王門諸賢大概 今特舉龍溪來說 蓋爲龍溪之學 在王門諸賢中 無出其右 龍溪資性明朗 有過人之量 其學理之徹透 曾得陽明印可 故說「我是師門一唯參」敢自承當 黃梨洲說「龍溪親炙陽明最久 親承陽明末命 其微言往往而在」如說「自先生提出本體工夫 人人皆能說本體工夫 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 自聖人分上說 只此知 便是本體 便是工夫 便是致 自學者分上說 須用致知的工夫 以復其本體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五者廢其一 非致也 世之議者 或以致良知爲落空 其亦未之思耳」一良知宗說 同門雖不敢有違 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 擬議攙和 有謂良知非覺照 須本於歸寂而始得 如鏡之照物 明體寂然 而妍媸自辨 滯於照則明反眩矣 有謂良知無見成 由於修證而始全 如金之在鑛 非火符鍛鍊 則金不可得而成也 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 非未發無知之本旨 有謂良知本來無欲 直心以動 無不是道 不待復加銷欲之功 有謂學有主宰 有流行 主宰所有立性 流行所以立命 而以良

知分體用 有謂學貴循序 求之有本末 得之無內外 而以致知別始終 此皆論學  
同異之見 不容以不辨者也 寂者心之本體 寂以照爲用 守其空知而遺照 是乖  
其用也 見入井孺子而惻隱 見嘍蹠之食而羞惡 仁義之心 本來完具 感觸神應  
不學而能也 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 撓其體也 良知原是未發之中 無知而無不知  
若良知之前 復求未發 卽是沉空之見矣 古人立教 原爲有欲設 銷欲正所以  
復還無欲之體 非有所加也 主宰卽流行之體 流行卽主宰之用 體用一原 不可  
得而分 分則離矣 所求卽得之之因 所得卽求之之證 始終一貫 不可得而別  
別則支矣 吾人服膺良知之訓 幸相默證 務求不失其宗 庶爲善學也已「夫一  
體之謂仁 萬物皆備於我 非意之也 吾之目 遇色自能辨青黃 是萬物之色備於  
目也 吾之耳 遇聲自能辨清濁 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 吾心之良知 遇父自能知  
孝 遇兄自能知弟 遇君上自能知敬 遇孺子入井 自能知怵惕 遇堂下之牛 自  
能 知覈齋 推之爲五常 擴之爲百行 萬物之變 不可勝窮 無不有以應之 是  
萬物之變 備於我之良知也 夫目之能備五色 耳之能備五聲 良知之能備萬物之  
變 以其虛也 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 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 後

之儒者 不明一體之義 不能自信其心 反疑良知涉虛 不足以備萬物 先取古人  
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 指爲典要 揣摩依仿 執之以爲應物之則 而不復知有變  
動周流之義 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 而先塗之以丹牘 耳之不能辨五聲 而先聒之  
以宮羽 豈惟失却視聽之用 且汨其聰明之體 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 一良知是人  
身靈氣 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 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 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  
知之斷制處即是義 知之節文處即是禮 說個仁字 沿習既久 一時未易覺悟 說  
個良知 一念自反 當下便有歸著 尤爲簡易 一良知一點虛明 便是作聖之機  
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 不爲日晝梏亡 便是致知 蓋聖學原是中生有 顏子從裏  
面無處做出來 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 無者難尋 有者易見 故子貢子張一  
派學術 流傳後世 而顏子之學遂亡 後之學者 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 乃謂初  
須多學 到後方能一貫 初須多聞多見 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 此相沿之弊也  
初學與聖人之學 只有生熟不同 前後更無兩路 假如不忍敲敲 忱惕入井 不屑  
嗾蹴 真機神應 人力不得而與 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 充不忍一念 便可以王天  
下 充忱惕一念 便可以保四海 充不屑不受一念 義便不可勝用 此可窺孔孟宗

傳之旨矣」一戒慎恐懼是本體 不覩不聞是工夫 戒懼恐懼 若非本體 於本體上便生障礙 不覩不聞 若非工夫 於一切處盡成支離 蓋工夫不離本體 本體卽是工夫 非有二也」此幾條學說 闡明良知真切精透 龍溪之學 雖不止此 然嘗海一滴 可知其全矣 昔達摩謂慧可曰 汝得吾髓 吾取其言 謂龍溪得陽明之髓 望學者於龍溪學說 悉心研求 方知其學爲王門正宗 至其講學四方 年至八十 猶周流不倦 老成典型 皆足爲吾人矜式焉

心齋有儒者氣象

陽明之學 得龍溪心齋而風行天下 故舉龍溪心齋 相提並論 當時陽明弟子徧天下 率多貴顯 心齋獨以布衣抗其間 其聲望反出諸弟子上 此何以故 其特立獨行 有儒者氣象 二十五歲 謁孔子廟 謂聖人可學而至 取孝經論語大學讀之 默自體究 證悟有得 便與人講授 榜其門曰 一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不論老幼貴賤賢愚 有志願學者傳之」三十八歲時 始爲陽明弟子 初謁陽明之門 反覆辨論 心方折服 陽明曾語門人曰 一是真學聖人者 一過金陵時 太學前六館士見其冠服異常 環聚問六經大旨 心齋曰 一吾治總經 惟

此心耳」其學以悟性爲宗 以反己爲要 以孝弟爲實 以樂學爲門 曾作樂學歌  
歌曰「人心本自樂 自將私欲縛 私欲一萌時 良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 人心  
依舊樂 樂是樂此學 學是學此樂 不樂不是學 不學是不樂 樂便然後學 學便  
然後樂 樂是學 學是樂 嗚呼 天下之樂 何如此學 天下之學 何如此樂」孔  
子曰「知者樂」此之謂也 其平素不喜著述 但所遺學說 俱含精義 如所謂  
「聖人以道濟天下 是至尊者道也 人能宏道 是至尊者身也 道尊則身尊 身  
尊則道尊 故學也者 所以學爲師也 學爲長也 學爲君也 以天地萬物依於身  
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 舍此皆妾婦之道 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其自任之重 於此  
可見 心齋本在士 陽明以其意氣太高 行事太奇 思裁之 故其後至越 及門三  
日 不與見 心齋曰 某知過矣 自是斂圭角 就平坦 宋儒所謂「有豪傑氣  
一變至道」心齋固不失爲醇儒 而歸裁狂簡 亦可見陽明之大

陽明之三不朽與兩句教

陽明是豪傑而聖賢 其天姿異敏 初於百家二氏之學 無所不窺 然能旁行而不流 卒歸於聖學 以斯道爲己任 以聖人爲可學而至 黃石齋謂「其才與孟等 而進於伊 故其德業事功 皆近於伊 而進於孟」朱竹垞彭尺木皆稱「立德立功立言 傳所謂立三不朽 陽明實能兼備」吾以爲立三不朽 只是一事 云何一事 蓋以陽明知行合一 純粹不雜 故能合外內之道 得時措之宜 明儒學案「謂其承紹學於詞章訓詁之後 一反求諸心 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 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 良知爲知 見知不囿於聞見 致良知爲行 見行不滯於方隅 卽知卽行 卽心卽物 卽動卽靜 卽體卽用 卽工夫卽本體 卽下卽上 無之不一 以救學者支離眩騫 務華而絕根之病 可謂震霆啟寐 烈燿破迷 自孔孟以來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此論陽明之學 語最精確 講到陽明之事情 如平茶寮 靖岑黨 剗頭八寨 掃峒革心 鄱湖一戰 宸穽授首 世之論者 皆以爲不世之功 吾則以其謫龍場時 夷人悅服 化民成俗之效 實過於平亂伐叛之功 陽明曾自說「瘴癘疊毒之與處 魘魅魍魎之與游 居之泰然 而不動心」此非學道有得者 所能企及 至其

在江西大功告成後 嘗自視歆然 曾說「破山中賊易 破心中賊難」 其克己之功 如此深切 可見其事功之顯赫 皆由於惻怛之真誠 視彼功利之徒 不啻霄壤之別 至其文辭之精義入神 真是佛家所謂文字般若 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如上所說三不朽 陽明誠足以當之而無愧 吾人學其所學 當知其要 陽明有言「良知之外更無知 致知之外更無學」此兩句教 應爲陽明學之根本 所謂文章性道 一以貫之者 要在於此而已

直心卽良知

孔子曰 人之生也直 故如大易之義 乾元首標動直之用 是以大生 坤元有直方之利 是以廣生 若吾人之生 天賦此直 當全其直 所謂全其直者 卽陽明所說之致良知 陽明說 心之良知是謂聖 人能致之便是聖 記曰 聰明正直之謂神 人能保此聰明正直 則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 故人之爲聰爲神 本非奇突 亦在乎自致自全而已矣 朱子說 君子之治心養氣 接物應事 唯直而已 直則無所事矣 吾以直心卽良知 理本一致 朱子與陽明 語無差別 故爲引徵其義 孔子曰 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可知直道之行於天下古今 無有乎勿同

儒佛心要自序

一切有情 同具如來智慧德相 祇以一念不覺 遂至情生智隔 流浪生死 諸佛聖賢 出世牖民 隨機化導 無非欲人背塵合覺 反妄歸真 復其本有之妙明而已 故在釋曰明心見性 曰轉識成智 在儒曰明明德 曰明誠 曰克己復禮 曰格物致知 德既明矣 性既復矣 則境智互融 理事無礙 一切治世諧偶 禮樂政教 制度考文 莫非本分境界 乃至一切資生事業 均屬性德妙用 初與實相不背 所謂非離真而有立處 立處卽真 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 賓主盤桓 拈槌豎筴 世出世法 一以貫之 如是復何有儒釋之可分 抑何有儒釋之隔礙也哉 粵自羲皇畫卦 道統肇始 文周繼述 郁郁文章 夫子贊修刪定 杏壇設教 泗水講經 門下弟子三千人 儼然東土靈山一會也 奈數傳至孟氏 其道已不顯 重遭秦火 典籍散失 漢魏以降 儒者偏重詞章考據 置心性之學於不問 洙泗心鎗 遂以中絕 幸我初祖達摩 航海東來 六葉旣敷 五宗競秀 洙泗墜緒 得由宗門互證而續存之 濂溪明道白沙梁谿諸子 因茲發揚理學 究極天人之際 直入孔顏之室 豈非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歟 予自弱冠 傾心佛乘 傍及宋明學案 微窺儒釋門徑 間嘗著儒

佛心要一卷 以通兩家之闕 頃以餘暇 復將原稿刪修增訂 設爲問答 共得五百二十餘條 以教乘宗乘二門分攝 俾各盡其趣 然偶爾會心 未敢謂必符佛意 一得之愚 聊與研究儒釋者作參商之資云爾 時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上浣浙西海印道人融空自序

此文圓融真切孟子所謂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

編者敬識

王陽明與蘇格拉底學說之研究

朱亨仁

知行合一之說 於吾國倡自明之王陽明 在歐洲則倡自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 - 399. B. C.) 當時蘇氏因見希臘民情侈惰 乃毅然以移風易俗爲己任 自以爲此乃上天賦與之神聖使命 故一生奔走各地 教育青年 而有「西方孔子」之稱 其學正中切實 而於致行合一之說 提倡尤力 蓋蘇氏謂「人之不善 在於不能辨別善惡 既知之 必能行之」

而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則謂 知行本體 不可分離 真知卽所以行 不行不足爲知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 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 吾人如能領悟此意時 說一知字 已有行在 說一行字 已有知在 而陽明何以說一行又說一知 只爲世上有一種人 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 全不思惟省察 也只是個冥行妄作 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 又有一種人 茫茫蕩蕩 懸空去思索 全不肯着實躬行 也只是個揣摩影響 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 亦是一個萬不得已的補救辦法 吾人若懂得了這意思 卽一言已足 而今人將知行分兩件事 以爲必先知了 然後能行 待知得真了 放去做行的功

夫 故遂終身不行 亦遂終身不知 所以陽明說個知行合一 正是對症下藥

而蘇氏之學說 亦頗與陽明之說相脗合 蘇氏謂人之所以爲惡 即是不辨何者

爲善 何者爲惡 不辨何者爲善 何者爲惡 此即陽明所爲良知爲私意隔斷 沒有

復其本體之明 而人之本體 無有不善 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 好好色惡惡臭

即吾人本體之明 見好色是知 好好色是行 吾人見那好色時 心中已自好了

不是見了以後 再立箇心去好 聞惡臭是知 惡惡臭是行 只聞了那惡臭 心中已

自惡了 不是聞了惡 再去塞鼻 更如吾人見惡臭在前 鼻中不曾聞得 便亦不甚

惡 亦即是不曾知臭 故蘇氏欲人明何者爲善者 即欲復心之本體 而陽明謂心之

本體即是知 心自然會知 如見父自然知孝 見兄自然知弟 見孺子入井 自然知

惻隱 此便是「良知」故知蘇氏所說之「知」即陽明所說之「良知」蘇氏所說之「行」即

陽明所說之「致知」 兩者學說 實係一致 而蘇氏仍以知行爲相對 故有善惡之對

立 然不知吾人之良知 亘古澈今 無有不善 無有變異 所變者蓋僅私慾而已

此私慾即是惡 故知蘇氏之說雖確切 似總不及陽明知即行 行即知 直指根原

來得真切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勿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謂之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

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飾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遺忘散失困窮而無以自全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簞人勺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汲瀆於錢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說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而割裂棄毀之矣竇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崗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旣不獲辭

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六經之道本於一心此文闡發透徹精義入神象山云六經皆我注脚此之謂也

編者謹識

## 答羅整菴書

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案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矣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自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功夫也

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真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實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

乃至墮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枝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大學或問朱子紀程子格物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

陽明大學問已選錄上期刊此書所論皆發揮大學問之旨今特爲編入以供讀者參究

編者謹識

傳習錄引註

朱吉仁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本義，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

，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

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

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至勞思致疾，遂相與

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二年，

正德中陽明以忤權相劉瑾貶貴州龍場驛，該處萬山深處苗獠雜居陽明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

身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

道。」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

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

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律呂（漢書）：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以應陽宣氣。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

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後漢書）：候氣之法，律呂三重。

謂布張校，以木為案，每絲各如之，內車外高，隨其力位，其其上，以線平放抑其兩端，氣至則灰去，

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

之間，焉知那管止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英國大科學家牛頓 (Sir Isaac Newton 1642 - 1727) 一日閒坐，忽見蘋果因成

熟而墜地，乃發見萬有定律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兩物質間引力之大小與其距離平方成反比，質量乘積成正比。

為近代科學上大一貢獻，物體之向地墜落，行星之依軌道繞日運行，皆此萬有引力 (宇宙引力) 故也，蓋瓜熟蒂落乃自然現象，如當時無牛頓心中一念之覺，則數百年來蘋果依然下落。而吾人終未知下落之理。然當時知蘋果下墜者。牛頓之心也 (本文所指之心。非人類之心臟。蓋名也。陽明謂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 故知心外無理。

希臘物理學家兼數學家阿基米德 (Archimedes 287-212 B. C.) 於洗澡時覺人

體能在水中自由浮起故有阿基米德原理之發見 (Archimedes Principle)

物體在水中失去之重量 (即其所

排去水之重量) 何者覺人體能在水中浮起。阿基米德之心也。故知心外無理。

排去水之重量) 何者覺人體能在水中浮起。阿基米德之心也。故知心外無理。

英科學家瓦特 (James Watt 1736 - 1819) 當任格拉斯哥大學數學儀器製員時。

因見水沸而壺蓋振動，乃悟及汽力之理。於一七六四年發明凝結汽機（Condensing Steam engine）火車頭及雙動機（Double-acton engine）蒸汽機之主要部份。至氏始告完備，實開晚近工業之新紀元，然當時見壺蓋振動者瓦特之心也，如無瓦特一念，則壺蓋自振，蒸器機之發明，不知更待何日，故知心外無理。

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